

●老
城著

悠悠五十载

花山文

社

5



作者简介

老城 本名王文计，1951年1月15日生，京东人，中国文化书院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毕业。中国作家协会、中国电影家协会河北分会会员，河北省美学学会、河北省电影评论协会会员。发表有《红鬃马》、《立春》等中短篇小说；《电影批评与文学批评之比较》、《书法艺术的价值选择》等文艺批评数十篇。现在河北省文联工作。

序

· 封秋昌

文人讲究用笔名，古已有之。然而自称其“老”者，当今却并不多见。去年，中篇小说《红鬃马》在《长城》刊发之后，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和注意，于是便纷纷打听著名“老城”者究竟系是何人。其实，老城即王文计也。年龄不过三十大几，还未迈入“不惑”之年的门坎。至于他何以要选用并很欣赏这样一个古里古气的笔名，他自己也没有详加阐述，只说过，那是我和我的故乡。

名字只是一种符号，叫什么都无关宏旨，要紧的是作品写得如何。我以为在河北省近几年涌现的中青年作家中，老城是不可忽视的一位。他的作品显示出作家有扎实的生活基础，并能对生活有独到的认知和开掘，其取材、立意、结构、人物都不落窠臼，都有自己的特色。总之让你感到，老城就是老城。

但生活并不是造就作家的唯一条件。对于作家来说，生活积累只是奠定了一个基础；生活，也不等于生活经历。所以，阅历丰富的人并不一定都能成为作家。事实上，一些经历丰富的人，其作品未必深刻和丰富，而一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，他们写出的作品却能包含较多的生活容量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关键就在于，构成文学作品的生活，不是客观事实的单纯复现，更重要的是取决

于创作主体的认知水平和情感体验的深广度。创作是把主体的情感体验过程对象化，给无形的情感体验过程寻找与这个过程相对应的结构形式。所以，一个感情贫乏的人无论其阅历有多么丰富，也很难写出动人心弦的艺术作品。

作家情感体验的敏感性，固然与先天的素质有关，但如果没有后天的努力，诸如多方面的修养和知识（特别是要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和文字表达能力），他同样也不能成为一个作家。比如一位善讲故事的农妇，她可以绘声绘色地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，但由于文化水平和其他修养的欠缺，却最终不能使她成为一个作家。难道这不是事实吗？也正因此，任何作家在一举成名之前，都付出过心血和代价。即使处女作便是成名作的作家，也有准备阶段，只是不为人知罢了。

老城在创作上，就经历了这样一个厚积而突发的过程。老城坚持业余创作十多年，在失败面前，他有一种锲而不舍的劲头，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，他耐得住寂寞，也很自信。就这样，在编辑之余，坚持学习，坚持写作，阅读了许多中外名著。他每星期至少到书店去两次，书架添了一个又一个。然而，这种默默的努力，毕竟不为多数人所知。在一般同事眼里，他只是个很有组织能力的编辑，他的机敏和干练，他的社交能力和办事能力，也是有目共睹的，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创作上所下的功夫。1986年，他的中篇处女作《长城的子民们》在大型文学期刊《江南》发表之后，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。接着又是三年的沉默和徘徊。直到1989年，他在创作上才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。《红鬃马》、《棒子地》、《游戏》的相继发表，使得人们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了。

老城的作品有什么特色呢？这从中篇小说集《悠悠五十载》中便能见出。这是老城奉献给读者的第一本书，其中的五部作品，当属“长城子民”系列中篇。分则各自独立成篇，合则共同构成一部藏山庄的发展史和变迁史。作家善于从整体上宏观地把握和

概括生活。单从《悠悠五十载》这个书名，便知其历史跨度之长了，那广阔的社会背景，宏大的场面，浓烈的氛围，读来令人震撼。但作家显然无意写编年史，他在展现历史进程的时候，着重剖析我们的民族精神及其性格内涵。所谓历史进程，也就是民族性格的变迁史。老城的可贵，在于他看到了民族性格与历史进程之间相互依存和制约的辩证关系，从而避免了或全盘肯定或痛骂祖宗的偏颇。老城是清醒的。

老城常常写到灾难。不是一般的灾难，而是那种异乎寻常的关系到藏山庄人性命攸关的灾难。但他不是有意展览苦难，他是写灾难中的人性显现，写美与丑、善与恶的撞击和搏斗。灾难具有两重性，它既可以磨练人的意志；从而把人性美的一面升华到一种新的高度和境界，同时，它也能诱发人的兽性，即恶。历史的进步，正意味着人性美的高扬。所以，老城写灾难，既发人深思，又催人向上。

《悠悠五十载》写了众多的人物，一个庞大的赵氏家族人物谱系。这些人物大都各具特色。对于其中的主要人物，写出了他们的丰富性和复杂性。赵望秋、河西乳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这里无需多加分析，免得给读者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，还是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去结识书中的芸芸众生为好。

创作无止境，也无想途。老城已有了一个起步颇高的开始。愿他继《悠悠五十载》之后，不断地向读者奉献出更多更好的艺术精品。

1990年4月30日于石家庄

赵氏家族谱

第一代 赵林

第二代

长子	子
赵田 藏	妻无考

次子	子
赵田 山	妻无考

三子	子
赵田 庄	妻老大 大君

排行老大	妻：下子部 八路地
赵田 秋	

老
王

排行老二	妻：张寡妇
赵田 秋	妻：段女人

排行老三	妻：河西吼
赵田 秋	

排行老四	妻：段女人妻
赵田 秋	

第四代	赵品江
-----	-----

右派	春 胜
----	--------

第四代	赵品河
-----	-----

私生子	春 松
-----	--------

二子子夫	洪 国
------	--------

第四代	七女	二男
长女 莲子	七女 雁帆	二女 二燕子
长子 赵品海	次子 大头	

族叔夫	族叔人 陆君超
族曹二坤	

品 合

第五代	大 山
-----	--------

目 录

序	封秋昌(1)
第一部 白沙滩	(1)
第二部 藏山庄	(59)
第三部 长城的子民们	(114)
第四部 滞洪闸	(195)
第五部 棒子地	(262)
后记	(318)

第一部 白沙滩

——

民国二十五年春。这年的桃花格外旺盛，开满了树枝，一片叶子也没有，人工安插的一般。白沙滩在晨光的覆盖下，折射出桃花般的颜色，温柔娇娜，正好与桃花相衬。藏山庄笼罩在温柔富贵的气氛中，天神庙的墙根儿蹲着十数个儿孙满堂的老头儿，说沙滩，道桃花；论《三国》，论梁山一百单八英雄好汉；天南地北，口沫横飞。

这是个聊大天儿的去处。

老头儿们使劲儿在这聊。

这里的老头儿年年有“驾薨”的，他们之中便少了一个，大家低眉垂眼的，各自盘算自己的寿数。数日之后便又和没事儿人一样，还是天南地北，争论不休。

一个卖豆片儿的年轻汉子，吆喝着走过来，放下担子，问哪位高寿肯照顾一下生意。当然，

现买现掏钱。身上一个子儿没带的盼着，也成。老头儿们觉这汉子极亲切，是个好后生，不分多少，是个心劲儿，慢慢抖起来，颤颤地凑到挑子前，从裤裆里或夹袄缝里捏出几个钱，递与年轻汉子。买卖人道着谢，接过钱揣进衣袋里，拿出一打豆片儿，在手上抽打，口称试尝，也不称，递与老头儿们。

吃吧您老，斤称足足的。

老头儿们蹲回墙根儿，撕下一小片儿在口中一鼓一鼓的，嚼来嚼去，品味着，颤颤地伸出拇指。不知是称道汉子好，还是豆片儿好。

汉子见一老汉，长须，童颜。长者身后跟着几个半大小子，便问：“这位老先生气宇轩昂，可是大户？”

一个瘦老头儿听问，便兴奋起来，喷着豆片儿渣子和唾沫星子道：

“年轻人有所不知，这人便是本村第一人，姓赵，单字‘林’，赵钱孙李的赵。知书达理，文韬武略，天上地下，东南西北，莫不晓得一二。年轻时曾取生员，雄心勃勃，乃藏山庄第一条好汉，不虞秋闹一战，名落孙山。从此沮丧仕途，既不为外乡显宦，誓不做本乡土吏。便一心生儿育女，耕田购地，渐渐也得数顷。常叹：为官未必贤，贤士未必官；可叹今世，忠贤混淆，以为忠必贤，大谬大谬。时下，儿孙满堂。儿辈，赵田藏为长子，得一男，名赵盼秋；老二赵田山，亦得一男，名赵望秋；老三赵田庄，也得一男，名赵丰秋。天下三分，各立门户。儿辈守土为田，都是厚厚道道的，自不必论。老大家盼秋，通晓三国，童时读史，久必成大业；老二家望秋，学业虽差，却机敏过人，勇胆服众；老三家丰秋，学业胆气略显不足，却极好助人，又超凡脱俗，尊老爱幼，三支孙辈各成气派。更让人赞叹者，乃田庄内也，即老三之媳妇，是本村第一妇也。此妇知书达理，贤惠无双，可谓山庄空前绝

后。刚才年轻人所见，便是赵家老太爷赵林；身后三个后生，便是盼、望、丰三秋。虽已各为三支长孙，即将支撑门户，却与爷爷形影不离。福分，福分，好福分。”

“听您老这一说，我明白了许多，知这家乃本村望族。只是这名儿太乱，儿辈们田田不断，孙辈们秋秋不绝，各的大号，却一时难记，竟稀里糊涂的不清。”汉子说。

“这有何难，你只要记住藏山庄，便可知儿辈，记住了盼望丰，便知道了孙辈。不过你真听到了‘田秋’，已是好耳力，好耳力！”

干瘦老头儿击掌仰天而笑。年轻人再欲问时，但笑不答，只言好耳力，不说别的。年轻人挑起担子，一路之上，飘飘然然，竟哼起小曲来：

享福人福深还祈福……

确实如此。赵林已是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。三支儿孙，每日来上房，给他拜福祈寿，问寒问暖。只每每叹气，可惜都是独苗儿一根儿，三房儿媳下蛋一般生来养去，终不能再得一男。还好，三子赵田庄媳妇肚如扣锅，已近临产，眼下已有盼头儿。赵老太爷微抬眼皮，呷了一口浓茶，问：“庄子，你媳妇可该生啦？”田庄怯怯地站在一边，道：“回您老，我过来时，她已疼痛难忍。接生婆子已请到，正侍候着呢。她疼极了还说，给爸爸请安。她已憋足了力气，定生一学生，在爸的七十一大寿日，锦上添花啥的。”赵林立马笑了，捋一下白白的长须道：“阖家上下，就我这儿媳可心，言谈举止，接人待物，令老夫笑逐颜开，失态失肃。望秋，你说是不是，你三婶如何。说得对，天底下就三婶好。田藏田山你们两个畜生，回去好好教导，别让媳妇人不人鬼

不鬼的，给赵家添油加醋。再者，这阵子忙过去，也该读些书才是。什么诸子百家，历代史书，都有其高妙之处。但凡平日扫几眼，也不会整天介跟我满嘴胡诌。官场嘛，艰辛得很，宦海刀血，仕途峰潭。我倒不希望你们出去当赃官污吏。这年头儿，当清官如同蜀道之难，又谈何容易。不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打点清楚，为官没有个进退两幸的网络，在堂上是坐不了几天的。所以，官可弃之不睬，书不可不读。明事理，晓人格，通古今，滋养性情，处处无有不用。可叹，我赵家祖坟上没长那棵蒿子。时下，正可谓蒿目时艰。列强眼望中华，虎视眈眈；莫不想独吞了一口流油的肥肉。中国古文化集大成之精品，物产之丰富，馋得很呢。所说日本人已进华北，京城里还住着兵呢，引狼入室，久必为患。你们管不了这大事，且记洁身自好，用心为之。”田字辈声声应喏，大气不敢出，着实羞赧。一干人正在尴尬人偏逢尴尬事的当口，忽听张家丫头名唤芝的报说：

“田庄大爷，大妈生啦！”

“千金还是学生？”

“小子！”

田庄喜在心里，却不敢露在眉梢，斜眼瞧老父。赵老太爷捋长须，又击掌以欢。田庄见老父果真大喜，便说：

“请您老即时赐个大号吧！”

“你看呢？”

“我哪儿有这学问，不过鸡呀狗的呼三喝四，还是爸给典故一个的好，防村里人笑话。”

老太爷歪坐在太师椅上，又呷了一口茶，点燃烟袋锅子，呼呼地吸了两口，喘过一口大气来。这番话说得他满心喜悦，却不好挂在颜面上，正是古人说的：喜怒不形于色。老太爷喷道：

“废话！当然是我起喽！不过考考你知趣不知趣罢了。我还不知道你们这两下子，狗嘴还能吐出象牙？个个混混帐帐的，呸

不出个人话来。你们三个，守土为田，我们赵家才是田藏、田山、田庄，将那藏山庄三字罩在其中，收住了脚。咱这日子，不说大话，三里五村也是数得着的。虽不是钟鸣鼎食之家，也是人丁兴旺之族。孙子辈全在这个秋字上，拆来看，便是禾火，禾如火如荼。目下，已有盼望丰三秋。恰恰只剩这收了。今日我们便收了这秋，大号赵收秋。若是哪房再生学生，我自有的主意。田庄，看看需要什么，只管到我这儿来取钱，该花点儿就花点儿。钱是忘八蛋，没有不中用，一分钱能憋死英雄好汉，太多也是祸害，儿孙疏懒。长流水最妙，多时多花，少时紧些。”

田藏、田山顿觉不快，低眼皱眉，大气喘不过来。田庄这里虽喜，却不敢在老父面前张狂，也装作没事儿人一般。

“你们的地长得可好？”老太爷问。

老太爷最懂得天下大事和家族大事同出一理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还是在田庄刚刚娶了媳妇的时候，便决定分开过。三个儿子，田地，房屋、家什，均等三份，抽签决定命运。老大老二分在了庄东头，祖坟一分为二。还有一块肥沃的地，与庄西白沙滩之东为一股。白沙滩这一块儿虽不甚肥沃，却不怕干旱，土质半沙，正好种植花生、白薯一类。这一片白茫茫的沙滩，斜在地边与河床之间。田庄得了地，兴奋，激动，心跳加速。“这块地属于我啦！”他领上媳妇，蹦、跳，在沙滩上狂欢。沙滩之北缘，是一片小树林，极丰甚茂；树林之北，则是一壁绝崖似的坎子。果河水往南流，正好在此缓缓地向西伸过去，水势也算急了。田庄原本是个内向的汉子，从没有这样激动失控。从这以后，这个家已经由自己支撑了，可以说了算了，可以按照自个的想法播种，收割。他领着媳妇，站在沙滩与田接壤的土坎子上，禁不住一阵欢喜。那沙滩，是如此的温柔，安静，文雅，显得那么高贵，似媳妇的脸提纯出来，抽象出来，仰面躺在那儿，不卑不亢。每一颗小沙粒，都似是媳妇的眼睛，在那儿忽闪着。他仔细看最闪

亮的那一颗，却不能，还是恍惚看见了许许多多的眼睛，就在他眨眼之间，又恢复了沙粒的本来的面目。继续看，那种眼睛似的幻觉又升腾起来，一眨眼，白沙滩又恢复了本来的面目。他扑过去，在温柔善良的沙滩上嗅着沙粒的气味，就差没有吻一口了。妻站着笑，他仰面朝天地笑。毛三一那条狗蹒过来，在沙滩上艰难地跋涉，也卧下来，在田庄身边喘着气，吐出长长的舌苔。一种力量在沙滩上升腾，使他一直凭着这升腾和由此迸发出来的爱，种出了香的花生和甜的白薯。每当老太爷生日，他便拿出胖敦敦的经过挑选的花生果，炒得没有一星的糊点，正是白沙滩的沙子帮了大忙。这白胖的略呈淡黄的花生果，在老太爷的寿诞日格外受人欢迎，受人夸赞。老太爷捋着长须，也称道，说这花生只有在田庄的地里才能长出来。

田藏也有地，他的地已经开始卖了，已经卖了两亩，他已经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，不能自控，偷偷地卖了两亩，半点儿风声也不敢走漏，生怕气死老太爷。这时见老爹问，吱吱唔唔的，答不出来。田庄知道这事儿，只不敢说，为了长兄，也为了老父。

田庄躲在一边，担惊受怕，唯恐大哥吸毒事泄，惹起这个冠冕堂皇的家庭一场轩然大波。田藏见问，一时烟瘾大作，打着长长的哈欠，鼻涕一把，眼泪一串，如同受煎熬的一般，又强装没事人。那田山，则满在乎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既做了，又何必掩掩藏藏的，待事情闹大揭了出来，倒不如早让爹知道了，尚有可收拾的余地，却又不好从自个嘴里说出来。三支孙辈，虽略知一二，到底弄不清事情的原委，况且父亲在，不敢造次。如此，三代人一堂，竟如府衙审讯一般肃静与回避。老太爷见状，倍感蹊跷，却不曾料到大儿子已经染上大烟恶癖，只以为庄稼可能长势不妙，不敢作答罢了。一时间的欢天喜地，歌族舞家赞人丁之悦，竟成了憋气冷寂的场面。一堂正自紧张的时候，大黄狗毛三窜了进来，在老太爷腿边盘来盘去。

这条狗，已经有六七载了。老太爷曾经有过这么一条黄狗，她有个十分漂亮的名字，叫肖丽什么的。她在老太爷家呆了有十年，为这个家族生了不知多少条纯毛黄狗。然而她实在太老了，当她生下最后一窝孱弱的儿女之后，便腿脚也十分不灵了。她给老太爷找了很多麻烦，要服些草药什么的。有人劝，肉么，老狗笋鸡，炖一锅补养身体，上哪儿找去。老太爷一顿臭骂，就再也没人敢提这码事了。在一个黄昏的时刻，那时，西山的太阳已经没去一半，格外地鲜红，血沥沥的。太阳光洒在白沙滩上，如同染过了一般，完全失去了那本来的粉团般的白嫩晶莹。肖丽拖着沉重的步子，在沙滩上涉足，踩下了一串长长的小坑。小坑连缀打了个“S”形状，向白沙滩北沿延伸下去。肖丽便一头扎向白沙滩悬崖般的绝壁，在离河床不远的草丛中，在这样一个十分僻静而幽暗的地方，轻飘飘地卧下去了。

几天不见肖丽，老太爷派去了好多人寻找，终不见影子。当人们发现肖丽的时候，尸体已经烂腐难闻了。若不是她那个美丽的白眼圈，就无法认定这是谁了。毛三在母亲死后，在生活上，就是食物上百种挑剔，咸淡稍有不相宜，便拒绝下咽，顽固地坚持了有半年之久。在老太爷的经心调养下，终于长得和它妈妈一样，白眼圈，满身纯的黄毛。毛三与老太爷有了七年的交情，也已经往衰老上奔了。

毛三急冲冲的一定又发生了什么。

二

天地悠悠，人生也悠悠。生生死死生死生，死死生生死生死。古老的中华民族，天杰地灵，人也不傻。走过了几千年的历史，到了民国，竟让日本人占了三省。这种恶疾，已经渗到了华北，蔓延开来。二十四年公历的十二月，委员长竟在华清池言定抗战，

少帅惊涛叠荡，兵连祸结，此是官话，无力妄论。

藏山庄天神庙墙根儿的老头儿们，依然悠悠哉，度着清淡闲在的日子，不曾有过风波，也不曾闹过风波。委员长的消息和新闻，老头儿们至少一年才能得晓。太阳光是越来越强烈，老头们就换在了老笨槐的树荫底下，依然山侃。

这一日，那豆片儿汉子又来了。先讲了一通朱毛从瑞金，长途跋涉，经遵义、贵阳、皎平渡、安顺场、巴西、固原，到了吴起镇什么的。老头儿们一下子傻了眼了，没想到这么个嘴上没毛的汉子，竟讲出这么多的天下大事，有些热血沸腾的样子。他们本来对一切军事都麻木不仁的，象听故事一般。他们讲起蒋冯阎大战，就和讲孙曹刘大战一样口沫横飞。他们注意的是文学性、故事性、收听率，却不曾觉得这事与他们的干系。他们对朱毛所知甚少，那不过是这一军和那一军之间的一种演习，不过是这一将对那一将的格斗。他们热血沸腾全然不是为的朱毛和委员长怎样。他们热血沸腾是觉得这汉子特别非凡了不起。

这叫闲在。

汉子动真的了，问听说没听说“七·七事变”。老头儿们有懂得七七的，说人生有六道流转，在人死此生彼之间，有童子身。寻求生缘以七日为一期，天地同在，七七必生一处。汉子不怒，却也不笑，说这七·七与那七七大不同。这七·七就发生在离此地二百里之外的北平，日本人炮轰宛平和芦沟桥，与二十九军打起来，中日宣战了。

这是不能闲在了。

这消息是太可怕了，因为它就和发生在身边一样。汉子说完，便一路吆喝，又无影无踪了。

赵老太爷的生日即在这一日。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得亲朋好友少了十分之九，生日的宴席空空荡荡，萧萧条条的。赵老太爷竟一盅没喝，滞呆的目光瞧着残羹剩汤，一滴一粒未进。秋字辈吃过饭跑着玩儿去了；田字辈陪同赵老太爷发呆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赵老太爷想通了，精神也焕发起来了：“日本人，也不过抢些财物，闹不了几个月，就会滚出去。不必惊慌。”田庄媳妇抱着收秋，说：“爹说得对。干嘛在自个儿的国里不好好地呆着，跑到别人的国里胡闹。若是住在你自家国里，那兵会丢到中国么？不讲个道理！爹说得真切，闹不了几个月，多则一年半载撑死了。”

田庄在一旁，愤愤的，却不作声，大哥二哥早缩成一团，说这安定的日子，怎么竟来了日本人骚扰。若是真打起来，遭殃的还是老百姓，实在可怕。田庄一拍桌子站起来，怒道：“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。我们都是壮年汉子，怎能袖手于国难。国破家何能安乐！”老大说：“你常与那豆片汉子来往。他又非本乡人，纯属卖狗皮膏药，满嘴净是天下国家事，信口雌黄。国家与国家间的事，只有国家和国家之间管，老百姓安能管得了。八国联军闹得欢，义和团管了，大清不着手，毛子们还不是烧了圆明园。洋毛子见人就杀，全迁怒到老百姓身上了。”老太爷也郁郁的，一摔茶杯道：“别吵啦！日本人的事，自有国家理论，当由国家来议。不过，身为中华男儿，在国家危亡时，理当随时听候征遣，不得冷眼袖手。国家不征遣，在这里练嘴皮子功夫，什么也解决不了。你们安心经营田产，不得荒废。”

于是，一场争论告结。

日本人说来就来。

藏山庄陷入极度恐慌之中。天神庙的墙根儿底下，老笨槐的树荫底下，一个老头儿也没有了。这些老头儿似商量过一样，竟在一夜间无影无踪。

日本人的哨兵，随处可见，端着枪，木木的，直挺挺的，仿佛大敌就在眼前。藏山庄人象躲瘟神一样地躲着日本人，藏山庄人自古不好惹是生非。他们有句名言，叫做没事不找事，有事不怕

事。这句话是他们衡量人的标准，这样的人才是男子汉，他们崇拜这样的男子汉。日本人来了，这是国与国的事，是朝廷的事。他们还没有惹日本人。

通往天津的路开始修建了。日本人强抓了藏山庄的强壮劳力，在村东筑路。田藏和田山被抓走了。藏山庄人在愠怒之中，赵氏家族也在沸腾之中。赵老太爷将家事委于田庄内。“若是你的老婆婆还活着，可帮你一把，可叹她死了。小日本也太欺负人了，修路不修路，这是中国人的事。他们日本人太闲蛋的慌。看来这事没那么简单，一时半时是走不了的。我赵林也是该进棺材的人了，跑不能跑，打不能打，为了这个家，权且忍下，记下这一笔。庄子，若是国家征遣，不得推诿。安宁的日子是个梦了，我这人真没用。”老太爷说。

“爹也不用愁。日本人也不是您老放进来的，军权又不在您老手中，您老不是讲过，张学良的军队不是也没办法么，何况我们土老百姓。说一千，道一万，是根本不该让他们进国门。这么大的中国，竟受小日本的欺负。听老辈子人说，中国人是日本人的祖宗，怎么到祖宗的园子里刨祖坟来了，做恶没有好报。爹，大哥二哥不在家，有庄子和我呢。再说，盼秋望秋丰秋，也是不老小了，也算是个小男子汉了，顶事儿了。您老就放心吧！”田庄内说。

不错，三个孙辈都是十五六了。盼秋大两岁，已经十八了。按理说，庄户人家，十五六也算大人了。赵氏家族人丁兴旺，长辈操持过细，显得孩子还小。尤赵老太爷七十有一，就更显得孙辈娇乖。田庄内一席话，说得赵林心下稍安，也就没话了。

十天的民工生涯，皮鞭和刺刀，使藏山庄修路的民工才感到亡国之奴的气是如何的难受难忍难咽。有一伙逃跑的，竟被抓回来钉在了木桩上，二十多个鬼子日夜看着。这伙儿人竟被活活地